

简
繁
著

沧海

(下)



凡海
(下)

凡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简繁和老师刘海粟



刘海粟教授同夫人夏伊乔（书画家）合影



简繁和老师刘海粟、师母夏伊乔在洛杉矶相聚（1990年10月）



刘海粟为生活虑，被迫接受购其字画者
合影存证的要求（后为刘海粟的大峡谷油画写生）



简繁应邀出席加州州长威尔逊的酒会与美国
前副总统奎尔（左）及州长夫妇合影（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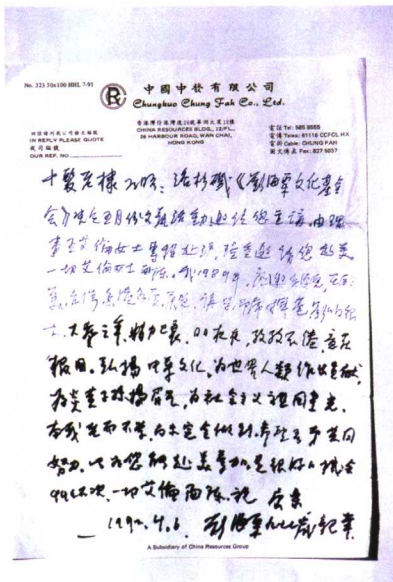
简繁和犹太人大同盟世界总部主席丝瑞柏在他的获奖作品《中国人的宇宙观》前合影（1994年8月）



简繁接受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颁发“艺术成就奖”。右一，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冯树森。右二，加州州务卿余江月桂（1997年）

简繁在洛 杉矶侨界举办 的刘海粟纪念 会上发言

(1994年8月)



刘海粟给程十发的亲笔信

(1992年)

美国《洛杉 矶时报》以“劫 后幸存的大师” 为题，介绍刘海 粟

(1994年8月4日)



Liu Haisu's "Landscape" (1981): China has invested \$20 million to open a museum chronicling the 100-year-old master's art, life and

The Master of Survival



■ Art: Liu Haisu,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art, has faced many adversaries—from Nationalists to Communists to the Red Guard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100, he has outlived them all.

By SCOTT SAVITT
Special to THE TIMES

SHANGHAI—Wherever Liu Haisu felt glum about the prospects of continuing his life as an artist—as he did when the granular Nationalists seized him in the 1930s for using nude models in his Shanghai art classes—he consoled himself with the old Chinese motto:

"All extremes become their opposite."
Few mortals have experienced more vicissitudes: cycles of purge and renewal, then has

20th-Century China. Few artists have more abuse from so many different quarters than Liu, who is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first modern Chinese artist.

The governing Nationalists and he were radical. The Communists who turned the 1949 attacked him for failing to produce "new art." Dur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began in the mid-1960s, he was the Red Guards to clean the toilets of

In the end, Liu survived his enemies by a thin margin. The extremes had become their own. Liu, who just turned 100, emerged triumphantly. Among events marking the artist's 100th day is the planned opening next month museum chronicling the well-working man's life and times.

China's Ministry of Culture has invested millions in the project, the inauguration is awaited first inventory and, where it

Finest art

that Liu Haisu says his remaining ambition is to have painted in three different centuries.



简繁和大洛杉矶艺术博物馆艺术委员会主席南茜
在他的参展作品《矿工世家》前合影 (1991年9月)



江泽民题写的“刘海粟美术馆”



在金龄老人公寓里的餐叙，溫馨中帶着凝重



夏伊乔与君子兰相看两不厌



上海复兴中路刘海粟的家中，每个房门都有几把铁锁并贴上了封条



夏伊乔在刘海粟写的碑拓上，题写“海粟之妻夏伊乔”



简繁和谢海燕 (左为谢师母张嘉言)



简繁和王秉舟 (左为王师母易人)



简繁和师母夏伊乔



简繁和谢稚柳

目次

下卷

四十八	我的心像断了线的风筝·····	641
四十九	他住在十分冷僻的老人公寓·····	654
五十	他总是一个人坐着发呆·····	668
五十一	大人物不能一日无权,小人物 不能一日无钱·····	676
五十二	鱼是应该生活在水里的·····	688
五十三	老侨吃新侨·····	695
五十四	洛杉矶,真的让人不可思议·····	703
五十五	完蛋!大师被利用了!·····	717
五十六	他陷入了“世界第一”的汪洋大海·····	732
五十七	很多人被走向世界的口号误导了·····	746
五十八	用哭蒋介石的墓来感动他们·····	754
五十九	他不应该留在美国·····	759
六十	唐人街是放大了的老人公寓·····	769
六十一	他深切怀念自己的祖国·····	779
六十二	他对夏伊乔太不在意·····	785
六十三	他要与美国与世界最后豪赌一局·····	801
六十四	他要横跨三世纪,遍历五大洲·····	825

六十五	他又要误会了	840
六十六	她内心藏有许多不能与人言说的委屈	853
六十七	为了朋友和生活,她铤而走险	858
六十八	他特地在哈默的画像前照了一张像	865
六十九	他有很多不三不四的干女儿	885
七十	怎么,师母鼓励学生吃你们 干女儿的软饭啊?	906
七十一	他想成为世界艺术大师	911
七十二	你走,你不要再呆在我这里	925
七十三	为了前途,吃他妈的一回软饭	934
七十四	他人老心不老	950
七十五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962
七十六	走出国门未必能走向世界, 走向世界不一定要走出国门	975
七十七	应该是我陪着老师去出家	985
七十八	不能再让他把我的女人劫走	995
七十九	我要剃度出家	1015
八十	吃女人的软饭,没出息	1032
八十一	我佩服他说谎的胆量和能力	1050
八十二	彼岸在哪里?	1060
八十三	两个人一起偷我的东西	1079
八十四	我只想让她来感受一下我的辉煌	1094
八十五	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如是说	1112
八十六	中国艺术家的根在中国	1123
八十七	还有一个心愿未了	1144
八十八	南无阿弥陀佛你妈的头	1155
八十九	我却让他直视着远方	1175

九 十	他委托了我,我有证明	1190
九十一	办绿卡的事情	1221
九十二	海老,你真的是太老太老了	1249
后 记		1255

四十八 我的心像断了线的风筝

坐着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庞大的飞机,跨越浩瀚的太平洋,飞向当今世界最自由最发达的国度,我的心像断了线的风筝,飘飘悠悠很不踏实。

机窗外的天空是瑰丽而壮观的。如山如海如烟如雾的云,映着明净闪耀的太阳光,衬在蔚蓝蔚蓝的天幕上,或动或静或聚或散,变幻着无穷的景与境。渐渐地,太阳沉下去了,天色暗起来了,一切瑰丽和壮观,终而归于沉寂和黑暗。

机窗变成了镜子,映出我张皇的脸。

我突然想,人类怎么会把这么沉重的一团钢铁,弄到天上来?又让它装上这么多这么重的人与物,在这无垠的黑暗之中,匆匆忙忙地从地球的这一边飞去地球的那一边?

其实,我并不是真的一定非要来

美国不可的。我后来一趟又一趟地跑去广州签证，很大程度上是在赌气。我在赌，别人行我为什么不行？也赌给深圳市文化局长叶于林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且是美国！但是越是到后来，我越是希望画院的工作能够定下来，越是觉得不想走。

我有幸，得到陈官林老先生的担保，但是我同时知道，在美国即便是亲生的儿子，也是要自食其力的。像我这样一个近四十岁的人，一句英语不会，没有朋友，没有足够的钱，贸然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未来的生活究竟会怎么样？心里实在不踏实。然而，从办护照到签证，前后折腾了17个月，陈老先生为我也费尽了周章，签证一旦到手，我就是过河的小卒只能进不能退了。当我拿着签证走出美国总领事馆的时候，一大群人围过来祝贺和询问。我劝慰自己，即便是火海，前面已经有很多人跳下去了，后面还会有无数的人跟进，别人能跳我为什么不能跳？就是死，我简繁也应该死得像条汉子！

回到深圳，我立即和柳韵办理了结婚登记，我们互相都需要给对方和要对方一个承诺。我告诉柳韵：“简繁是一个想做什么都一定能够做成的人，我一定会很快在美国打开一片天，把你接过去。”

飞机到达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时，正是凌晨时分。外面飘着轻轻的雾。

来之前，陈老先生已经告诉我，他住在离克利夫兰很远的新泽西州，没有办法来接我。我思量，我可以叫出租车去学校，但是我不会说英语，怎么叫车又怎么跟司机说呢？到了学校又该怎么办呢？这么一大早，学校一定还没有上班。就是上班了，我该找谁，该如何找，怎么才能跟人家弄明白呢？还有，找完了又该怎么办？我该往哪里去呢？虽然在动身之前，我尽可能地做